

· 中国文学研究 ·

# 论河南曲艺文学民俗语言的艺术特征

高梓梅

(南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 曲艺文学以民俗语言为载体, 明白如话, 古朴自然, 呈现出口头性、白描化、形象性、叙事性等特征, 带着土腥味儿的修辞, 精妙绝伦, 俗中透奇; 看似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超常搭配, 却使人心领神会, 令人拍案叫绝; 惯用语的运用和游戏文字隐晦语言的渗透, 更是幽默风趣, 极具表现力。这充分表现出河南曲艺文学民俗语言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 河南曲艺文学; 民俗语言; 特征; 习惯; 情致

**中图分类号:**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03)06-0104-04

民俗语言是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习惯用语, 是民众经常使用的口头性语言, 有的符合语法, 有的不符合语法, 被作家撷取运用到曲艺文学中, 经演员表演创造, 反映生活更形象、更具体、更生动, 彰显出曲艺文学语言的通俗、古朴、厚重、幽默、风趣的艺术特征。

## 一、明白如话的大众化语言

大众的语言是产生于现实生活中活的语言, 它精确、生动、丰富, 又明白如话, 彰显出民众的生活意识和色泽。曲艺文学反映的是民众的生活, 表达的是民众的思想和情感, 采用的语言是民众的语言, 与民众的思想和情感保持一致。曲艺文学大量采用明白如话的大众化语言, 使其具有了民俗文学的特征。从语汇上看, 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口头性。语言是许多文化的载体, 更是曲艺文学的载体, “我们的语言运用影响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也影响了我们的语言运用”<sup>[1](P282)</sup>。曲艺文学运用了人民大众的口头性语言和俚俗方言, 深深地影响着曲艺文学的性质, 使其突出了民俗特征。口头性语言和俚俗方言虽土腥味十足, 却古朴自然, 是原汁原味的民众生活用语, 凝结着深厚的民俗因素, 因此它反映民众生活更真实, 如: 你不必假装迷瞪僧(传统曲目鼓子曲·月下来迟); 冷笑无情不中听(同上); 见一个人儿真是长精(传统曲目鼓子曲·酬韵); 王书吏无奈爬进锅圪唠(传统曲目鼓子曲·打面缸); 这个小伙真正好, 实在实的耐烦人儿<sup>[2](P76)</sup>; 女会计她的眼窝浅, 只气得止不住把泪滴<sup>[2](P59)</sup>; 我

这个老婆也不瓢; 大娘来到柳树下, 冲着老头就嘟囔<sup>[3](P58)</sup>; 红娘笑盈盈, 张生太急争(传统曲目鼓子曲·请宴); 老娘不是那省油灯。

迷瞪僧(糊涂), 不中听(难听), 长精(希奇、古怪), 圪唠(厨房锅道儿), 耐烦人(喜欢人), 眼窝浅(见识短), 不瓢(不差), 嘟囔(埋怨), 急争(性子急), 省油灯(喻好欺负的人)。这些语言大多是中原民众的口头用语, 土腥味极浓。这些口头用语是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的载体, 更是曲艺文学的载体, 曲艺文学采用了这些用语, 说的是民众的话, 反映的是民众的事, 听起来亲切、感人, 无论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易于与之产生共鸣, 使之在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上来调整、平衡、轻松自我。

2. 白描化。曲艺文学的语言常采用白描的艺术手法再现生活。白描化语言就是对民众生活中的语言不加雕琢, 保持其古朴、自然、生动的韵味, 如单口相声《拔牙》: “王三孩, 老老实实张大嘴巴, 猫着腰, 合着眼, 看来他熏得很舒服呢, 谁也不防那七龙八虎金银香里, 裹了这么一个麻雷子, 王三孩熏得正舒服, 冷不防‘通’一声, 平地一声炸雷, 吓得王三孩脖子一梗, 身子一歪, ‘妈呀’一声, 那颗独牙连血带肉拔了出来, 痛得他捂着腮帮, 蹲倒在地。跑江湖的赶着问他: ‘怎么样? 干脆吧? 除根了吧?’ 诸位请看, 他舒服得不知说啥好了……”这段相声明白如话, 既有人的声音、动作, 又有人的表情、心理活动, 把拔牙人的惊、痛, 跑江湖的骗、诈, 表现得幽默风趣, 鲁迅

收稿日期: 2003-08-21

作者简介: 高梓梅(1954-), 女, 河南南阳人, 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先生曾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sup>[41](P614)</sup> 曲艺文学所用的语言就是去掉了一切粉饰,保持了人民群众口头用语的原汁原味、土语土调,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再如传统段子中对青年女子美貌的描写语言:杏子眼,柳叶眉,脸蛋赛似鸡蛋二层皮儿,红丢丢的胭脂抹嘴唇儿……对人称呼是“拄他爹”、“拴他娘”、“铁蛋”、“狗剩”、“你这妮”、“你这娃”等等,这些鲜活的语言走进曲艺文学中,使之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

3 形象性。曲艺文学为民间叙事性文学,靠叙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要求语言必须具有形象性,才使故事叙事清晰,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明地树立在观众面前。如现代曲目《二嫂买锄》“鼓子头”的语言:“二嫂子叫王九茹,火辣辣的脾气,是一个见面熟……”<sup>[51](P445)</sup> 两句话就把二嫂子的性格特征展现在观众面前;现代曲目《算卦》的语言更精彩:“张瞎子,李瞎子,肩上背个褂搭子”;再看现代曲目《女货郎》中的语言:“正中间站着一位大姑娘,这姑娘年纪不过20岁,浑身上下有力量,你看她高卷裤腿过膝盖,腿肚上沾满泥巴浆,满头大汗往下淌,忽打着衣角来乘凉。”<sup>[61](P27)</sup> 这些语言把一个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人物真实地再现在观众面前。语言的形象性最具艺术魅力,也最能体现曲艺文学的艺术特征。

4 叙事性。曲艺文学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生动与否,靠语言的表达,要求其语言必须具备较强的叙事性,才能抓住观众的心理,使观众一下子进入故事中,关心故事中的人物命运。如现代曲目《两亲家》:“张家洼,李家洼,住着张、李两老八,张老八,李老八,两个老八是亲家,都在队里当保管,人们称他俩是红管家……”<sup>[61](P1)</sup> 一开头通过叙事性语言把作品中的主人翁的姓名、关系、身份交代得一清二楚,两个老八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自然会吸引听众,了解下情。再如《卖丫鬟》中:“八十岁老婆坐楼台,叫声丫鬟你过来,听一听老奶奶对你教调与铺摆……”<sup>[71](P471)</sup> 地主婆对丫鬟教调什么,铺摆什么,小丫鬟会是怎样的命运呢?不能不引起观众对小丫鬟命运的关注。曲艺文学的叙事性使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土声土调的语言,使曲艺文学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尔基说:“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些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sup>[81](P263)</sup> 曲艺文学的大众化语言明晰、动听,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普通生活,揭示

了农民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虽极土极俗,但凝练、厚重,是农民生活用语的本来面目,反映出中原农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

## 二、俗中透奇的修辞语言

曲艺文学的语言大多是农民生活交往中的日常用语,经过不断加工、调适、修饰,使之诙谐幽默,情趣盎然,隐含着农民自发的修辞技巧,但不乏其“俗”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诡异的比喻、离奇的夸张。比喻能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平实为生动,贴切的比喻使语言有动人的魅力。曲艺文学常用比喻而且诡异,诡异是说雅文学中难以找到,俗文学中常用的比喻,这种比喻一是俗,二是异,但又顺理成章。如现代曲目《吃喜面》中王妈妈得了孙子,非常高兴,曲词的语言则是:“王妈妈儿,楞得好像脚趾甲儿,头发卷儿撅上天儿。”“楞”是方言,就是喜欢、高兴的意思,但像脚趾甲,就解不通了,群众却明白。再如现代曲目《刮胡子》中的比喻:“赵大伯一听合不拢嘴,赵大娘心里好像化冰糖。”“化冰糖”是多么甜蜜,一下子把赵大娘想见儿媳的内心感受真实形象地表达出来了。现代曲目《三考新郎》的比喻更土更鲜:“这时候从门外进来快二嫂,她说话好像摇铃铛。”“摇铃铛”清脆、响亮,突出了快二嫂的性格特点。比喻语言富于形象美和动感美,夸张是文学中常用的手法,但在曲艺中又有所不同,离奇得耐人寻味,精妙得引人发笑。如现代曲目《两亲家》中:“你亲家办法就是多。多少?多得简直没法说,一肚子,两肋巴,脑子里装了一疙瘩,掏出来够你两车拉。”再如《黑妮》:“咱俩打个马虎算啥事儿,你瞧你小嘴噘得能拴驴儿。”<sup>[91](P36)</sup> 总之,曲艺文学中的比喻夸张俯拾皆是,土腥味十足,所用语言都是农民的口头用语,所用事物都是他们在生活中的熟悉事物,运用在曲艺中,使曲艺文学的语言幽默风趣,鲜活异常。

2 铺陈的排比、缜密的顶针。排比是曲艺文学中常用的艺术手法,并且铺陈得尽情,靠演员的嘴皮子功一气道出,吸引观众,是曲艺段子里的亮点,是迎来掌声的地方。传统段子《小黑驴儿》对新媳妇花鞋的描写:前三针儿,后三针儿;左三针儿,右三针儿;顺三针儿,横三针儿;起三针,纳三针儿;紧三针儿,慢三针儿;不紧不慢又三针儿;隔着三针蹦三针儿;鞋尖扎到鞋后跟儿……语言精彩奇妙,令人拍案叫绝。再如现代曲目《两亲家》中亲家母对亲家张老八的招待,显示出农家招待客人的礼节习俗:“炒茄子,拌黄瓜,煎豆腐,调豆芽,凉面条子鸡蛋花,桌子上摆了一扑拉……”<sup>[91](P4)</sup> 排比艺术手法使语言畅达明

快,富有节奏感,能把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顶针续麻的艺术手法,更耐人寻味,如传统曲目《百山图》中对景物的描写:碧云天外天外天,天下美景实可观,关桥以下有龙戏水,水底的鱼鳖难把船翻……字头咬字尾显示出语言的清新、流畅,富有情趣。

除以上修辞手法外,曲艺文学中还常用对偶、反复等修辞手法,同时也不乏赋、兴的艺术手法,如现代曲目《刘胡兰就义》中的“鼓子头”：“反动军阀阎锡山,文水县里逞凶残……”一开始直述其事,给人以直观的认识和感受。兴的手法在曲艺文学中也是常用的,如现代曲目《一只猫》的开头：“世上人要是相交,各人的爱好你猜不着。咱今儿唱一位姚大嫂……”<sup>[91(P159)]</sup>用世人通过相交了解他人的爱好来兴起姚大嫂的养猫爱好,进而塑造姚大嫂的性格特征。由此可见,经过调适加工的语言,更加清新、活泼、流畅,真正成为有血有肉的大众化语言。

### 三、不合语法的习惯性语言

河南曲艺文学中常用农民的习惯性语言,这种语言似通不通,不合语法,但恰当地表现出农民的心理文化素质和河南大地的文化积淀。这种习惯语言文人不用,只在民间说唱文学中存在。不合语法的习惯性语言有的是历史遗传下来的群众口头语言,有的是无名作者创造出来的特造语言。

1. 特造语。特造语是曲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上下押韵,意思接近所表达的内容的语言传统段子用的最多,如：“敬德一见事不好,双膝扎跪地流平”(鼓子曲·搬敬德);“双膝扎跪流平地,谢过公主思念情”(鼓子曲·百话赠剑);“张君瑞一见莺莺到,双膝扎跪地尘埃”(鼓子曲·酬简);“哭一声二公婆细听衷肠”(鼓子曲·尽孝完节);“吩咐小玉快看酒,推杯换盏饮刘伶”(鼓子曲·暗钱);“许士林进到南学内,苦坐南学念圣贤”(鼓子曲·塔前寄子)等。曲艺文学传统段子习惯用语很多,跑得快为“溜烟”、“来好快”、“如飞快”;平地为“流平地”、“地流平”;读书为“念圣贤”;喝酒为“饮刘伶”;人死为“染黄泉”。对女子的称呼为“女裙钗”、“女娇娃”、“女花童”……传统段子的习惯用语在语法上是不可解的,但常用,虽不合语法,观众却能心领神会,知道指的是什么。列宁曾经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惯用语,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复杂现象的本质。特造语即如此,它恰当地表现出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使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

2. 倒装语。曲艺文学中的倒装语并非修辞关系,乃是为了韵脚的协和,无论什么唱本,因为要适合口头演唱需上下协韵,随时会产生倒装,这种现象

传统段子里有,现代段子也有。如“怕的是惹得俗人启笑唇”(传统曲目鼓子曲·黛玉焚稿);“照着吕布刺喉咽”(传统曲目鼓子曲·风仪停);“我急忙下坡迎上去,夺过扁担肩上放”(三弦书·女货郎)<sup>[91(P28)]</sup>。说唱文学为了押韵,不免出现倒装语,倒装语是曲艺文学语言的习用法。

3. 省略语。曲艺文学中的唱词,为了上下押韵,还使用省略语的形式。如“说什么西施貂禅女,月里嫦娥下广寒(宫)”(传统曲目鼓子曲·挑帘);“天气晚了,安歇吧,二人双双入红绡(被)”(传统曲目鼓子曲·月下来迟);“恨不能铲尽那天下不平(事)”(鼓子曲·张衡观天)<sup>[91(P4)]</sup>等。

倒装语为了上下协韵,把语言倒置,省略语为了上下协韵而把字省略,在文法修辞上不同,不合语法,但曲艺文学中有这种用法。除特造语、倒装语、省略语外,还有重叠语。重叠语大多是为了绘声或绘景,如脸是“白生生”;眉是“弯争争”;眼是“虎灵灵”;另外“咕咚咚”、“扑楞楞”、“刷啦啦”、“怒冲冲”等,曲艺文学中随处可见,这是俗文学特别具有的情调。

### 四、游戏文字的隐晦语言

曲艺文学常运用民间俗语来游戏文字,构成口头文学的形式,使其呈现隐晦曲折、幽默滑稽的情趣,虽为玩耍,却如同一碟小菜,调和了观众的口味,使观众在忍俊不禁中得到教化。这些游戏文字,颇具匠心,是农民对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透露出农民的聪明才智。总之,其艺术性极高,每一个文字游戏都耐人寻味。

1. 谜语。谜语供猜测之用,故意躲躲闪闪,使语意含蓄。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篇》中说:“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又说:“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谜语的这种特点,适合文学的场景,因此曲艺文学特别是相声小品,经常使用谜语制造包袱,引人发笑。如传统相声段子《打灯谜》:

甲:你注意听着,“刺啦!”乙:说呀!甲:完啦!乙:完啦!我费半天劲,他刺啦就完啦,打一个什么呀?甲:打一吃物。乙:那位吃过“刺啦”呀,干脆,猜不着。甲:告诉你,是摊煎饼的。乙:合乎情理吗?甲:当然合乎情理。这是盛面的小罐子,左手拿着小勺,右手拿着小铲子一划啦,“刺啦”一张煎饼……

谜语在曲艺文学作品中经常运用。谜语不仅有物谜、事谜,还有以体形、动作为谜面的,如传统曲目《夫妻观灯》《李翠莲盘道》中长达二三百句,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有人,有动物,还有器具、车辆,真是包罗万象,叫人思绪连绵,回味无穷。所用语言,无论谜底或谜面都是民间俗语、俗物,如“什么上圆下四方?”

什么下圆上四方? 什么里圆外四方? 什么外圆里四方? 谜底是筷子、水井、锅台、大钱。谜语的运用, 不仅能启迪人的智慧, 陶冶人的情操, 而且大大增强了曲艺文学的艺术效果。

2 歇后语。歇后语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特定结构的语言形式, 它源于民间俗语, 在人们口头上广泛流传,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浓郁的生活气息, 形象生动, 幽默风趣, 人们喜闻乐道。曲艺文学为增加其情趣, 引起观众的思索, 经常运用。如小品《拜年》: 产房传喜讯——人家生了。本意是生了孩子, 含义是某某某升官了。落叶的茄子——没长开(《鹊桥》); 小家雀落到井架上——玩意不大, 架子不小(《拜年》)等等。歇后语言此意彼, 滑稽幽默, “当一个情景同时属于两组绝不相关的事件, 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意思来解释的时候, 这个情景必然是滑稽的”<sup>[10]</sup>。曲艺文学恰当运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歇后语, 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心理习惯, 并给人以回味的余地, 用歇后语使曲艺文学增添无穷的韵味和情趣。

3 绕口令。绕口令颇具滑稽情调, 靠演员的嘴上功夫, 要求吐字清晰音调准确。如传统曲目鼓子曲《画凤凰》: 金风吹来树叶黄, 有一位丹青会画凤凰。画一个红凤凰, 黄凤凰, 半红不白, 半黄不粉, 粉不粉, 黄不黄, 酱紫, 梨花, 鹅黄, 金黄, 柿黄, 色里米黄, 粉红凤凰。再如: 南边过来一个喇嘛, 北边过来一个哑巴……绕口令虽明白如话, 却分外咬嘴, 很难把握, 需反复练习才能掌握。文字游戏的语言除上述外, 还有谚语等。曲艺文学采用的谜语、歇后语, 大多来自民间的土言俗语, 它像一面镜子明显地反映出

农民的用语技巧和文化意识, 使其在歌颂、赞美、讽刺、嘲笑等方面收到特殊的功效。

总之, 曲艺文学的大众化语言, 以口头性、白描化、叙事性、形象性为其基础, 恰当渗进农民的习惯语言和文字游戏, 如同肥肉浊酒, 粗箸大碗, 加上几味调豆腐, 生拌黄瓜, 别有一重古朴风趣的意味, 使曲艺文学更具民俗文学的特征。

#### 参考文献:

- [1] [美]威廉·A·哈德兰 当代人类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2] 阎天民 阎天民作品选集[C]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董玉泉 两亲家·刮胡子[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5.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丁心秀 南阳市曲艺志·二嫂买锄[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6] 兰建堂 两亲家·女货郎[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5.
- [7] 袁清臣 河南三十年曲艺选·卖丫鬟[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
- [8] [苏]高尔基 文学论文选·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9] 阎天民 阎天民作品选·一只猫[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10] 胡范铸 幽默语言[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韩 伟

## On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language of the literature of Henan Quyi

GAO Zimei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 Nanyang, 47306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Quyi, simple and natural, is carried by folk languag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al, line drawing, image and recounting. The local rhetoric smell is ingenious and incomparable and strange. The unusual collocation, which looks like absurd in light of traditional grammar, is understandable and overwhelming. The application of idioms and veiled game words makes it more humorous and powerfu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of Quyi and folk language are fully actualized in Henan Quyi.

**Key word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habit; temperament and